



欣力

1

走过北岳恒山

恒山脉祖于阴山，发脉于管涔山，沿东北走向，奔腾起伏，蜿蜒而来，绵延几百里，号称一百零八峰，跟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并称五岳。

传说当初世上只有四岳。舜在位的时候，每五年巡狩四岳一次，了解山川、民情。有一年冬天，舜带着人马来恒山脚下，但见壁立千仞，层峦叠嶂，雄浑奇绝，他很惊讶，问此山何山，答曰北方第一奇山恒山。舜仰望良久，感慨不已，说此山奇异峻美，比之四岳绝不逊色啊！说罢，翻身下马便拜。

舜向着大山，深深鞠躬。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一块巨石由山顶飞旋而下，状如方斗，熠熠发光，到了舜的面前，竟然敛气息声，飘然落下。再看恒山主峰，东侧，出现了一个洞，大小正好跟那巨石一样。舜给这块石头起名“安王石”。

五年以后，舜再巡恒山。在恒山脉的东南，正是河北曲阳地界，忽降暴雪，冰雪封路。舜陷于绝境。没法了，就在曲阳遥拜恒山。

这一拜，“安王石”又来了——刹那间，冰雪消融，天朗气清，大道阔远，我主安然上路。禹继位以后，遵照舜的意思，北巡恒顶，得灵宝真文，把恒山正式封为北岳。

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。那会儿，舜为恒山的奇绝峻美而折腰，可他怕是想象不到，还有更奇绝的——许多年之后，有人在那刀削斧凿的峭壁上，“挂”了一座寺院。

“西崖之半，层楼高悬，曲榭斜倚，望之如屋，吐重台者，悬空寺也。”（徐霞客《游恒山日记》）明代的徐霞客这么形容悬空寺。

悬空寺在山西浑源境内，离云冈石窟不远，它跟云冈石窟都是北魏王朝留下的宝贝。据说别的地方也有悬空寺，但都不如这个“奇”、“悬”、“巧”。

我望恒山，光叹气，那个雄奇，叫人说不出话来；悬空寺，却一时没看见。朋友说你戴眼镜了吗？我说戴着隐形眼镜啊，朋友笑说：那是你的隐形眼镜把悬空寺隐形了吧？

车子开到山脚下，我方才在一派青灰岩壁之间，得见那精巧绝伦的去处——这一下，连气也叹不出了，惊得闷住——相对于庞大的山体，它实在是小，简直就像鼻烟壶里的微雕一样！

越近，越看得真，越不可思议。

徐霞客说：“仰之神飞，鼓勇独登。”（《游恒山日记》）

朋友说恐高，我今天亦得“独登”。共享是好的，独享亦有独享的好处。

飞奔去买票，说明了要导游。窗里回话说，要导游，去西边窗口。到了西边，才探头，窗里哗地泼出水来。我惊叫。里头人咯咯笑了，探出个女子的脸，说，没湿着吧？让她给你导游！

她，就是那泼水的人。

民间有歌谣唱：吸水烟下兰州，喝烧酒浑源州。又唱：路过浑源州，回家把妻休。说此地烧酒好，女子也好。看这女子，果然小巧得娟人似的。她羞红着脸笑，说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一边扣上玻璃水瓶的盖子。她拿罐头瓶当茶杯用的，还好，泼出来的不是茶。

她忽地从窗口那儿没了，转眼间到了我跟前，说咱今天就一位？她穿了没袖的薄纱衫子，粉底小白花，袖口领沿滚了蕾丝边，说：那咱请这边走。到了寺下头，她站住，回身，说：咱们先说说。

“悬空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国内仅存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了。悬空寺始

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了，历代都对它进行过修缮了。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南移到此地了。古代工匠根据道家‘不闻鸡鸣犬吠之声’的要求修建了悬空寺了。”

她词儿说得流利，每一句后头都缀个“了”字当尾巴，有点怪，山西方言似不该如此。

仰望，体会那个“仰之神飞”。徐霞客不愧对文学家的称号，这四个字用得实在妙。

他又说：“入则楼阁高下，槛路屈曲。崖既矗削，为天下巨观，而寺之点缀，兼能尽胜。依岩结构，而不为岩石累者，仅此。”（《游恒山日记》）

话说至此，是多一句太多，少一句太少，恰当的话都被他说了，我只剩了无语。

说写作的人要读书，所谓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。其实，读书还有另一个作用，就是让你不敢写了。文章千古事，是古人的价值观，今人不那么当回事了，所以到处泛滥了廉价的畅销书。

但文章仍然是千古事。

人对付生活靠智慧。禅宗六祖惠能不识字，可悟性不凡，他的弟子神会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，就成了传诵千古的文章《六祖坛经》。读读，全是大白话，可句句是叫人醒悟的智慧。文人文章，也是一样，苏东坡的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，辛弃疾的“把栏杆拍遍。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，李清照的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？”，传诵千古，因为是美文，更因为那文章里头的思想和情操。小时候背这些文章，并不体会其



云海之梦

中深意；有了阅历，再读，才懂了这个千古事的含义，是胸怀，是境界，是直指人心的力量。所谓至情至性，没有智慧和思想做基础，实在谈不上，正所谓非名山不留仙住，是真佛只谈家常。

徐霞客是奇才，他写的游记，记山川河流风土，照实写来，而字里行间，全有感情。你就看出这个地理学家，山川于他不光是石灰岩花岗岩类石灰岩之类，而是寄托了活生生的生命向往。有一幅照片不知谁拍的，叫《美丽的地球》，那个海水覆盖了80%的大球，蓝莹莹水灵灵的，美得叫人动情。徐霞客的游记，也叫人动情。

他写溪水：“初九日，出南山。大溪从山中俱来者，别而西去。”（《游恒山日记》）

丰沛的溪水汇聚一处，一甩头，一路朝西去也。拟人手法不露痕迹，自自然然地，把溪写活了。

他写草木：“树之色不一也，而错综又成合锦。”（《游恒山日记》）

简练传神，特别在“合锦”二字。

恒山山麓多桃林。传说夸父逐日到此，口渴难耐，寻不到水喝，就把手杖朝山上掷去，手杖化做桃林，在恒山上，“硕茂蚤实以蕃”（柳宗元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）——生得又大，结得又多，世世代代，直到今天。

徐霞客记的不一样。他说：“村居颇盛，皆植梅杏，成林蔽麓。”跟神话里说的桃林有出入。神话是《恒山传奇》那本书上看来的，2003年版，或许是今人依今景附会而来。不过，那个“成林蔽麓”，却不差。

清人钱谦益说《徐霞客游记》“乃古今湖记之最，是世间真文

字、大文字、奇文字”。它还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石灰岩地貌的著作，比欧洲的爱士倍尔早一百年，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进行系统分类的璩曼早两百多年。

用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记述地理，是徐霞客创造的奇迹。

朋友小聚，说起徐霞客，其中一人满脸困惑，说，你说他为什么呀？另一个说，徐霞客那会儿到了地方上，也是有人接待的。

徐霞客，字弘祖，自幼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钟情于地经图志，少年立志，“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”，他的旅行生涯大致分三段：

28岁前，随兴之所至，游览名胜，没留下游记。

28岁到48岁（1613年-1633年），纪游20年，走过浙、闽、黄山、嵩山、五台、华山、恒山诸名山，有游记一卷。

51岁到54岁（1636年-1639年），纪游4年，走过浙江、江苏、湖广、云贵等地，有游记9卷。

按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，他走过了1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途中艰险丛生，三次遇盗，数次绝粮，最后到了云南丽江，足疾复发，走不了路了，就在丽江写完了《游记》和《山志》，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1640年，徐霞客55岁，他想回家了。云南的官车船相送，一直把他送回老家江阴。第二年正月，他在家中辞世。

以56岁的壮年身辞世，可以想见他二十几年纪游生活的艰辛。就算是有人接待，大概也只限于城市里头。山河，还是要凭自己的脚走的。看他笔下许多地方，怕是马啊驴的也难去的。艰苦，可史料上从没说谁付他工钱。

自讨苦吃，其中必有大乐趣。

喜欢是个没法子的事。好多看似费力不讨好的事，总有人做，一代又一代，凭的就是喜欢。几米绘本是我喜欢的一种漫画。属于诗画，天真、淳朴、神秘，画好，文字也好，偶尔有点台湾口音的嗲劲出来，因为他是台湾人。他的画里，老有一只大鸟或大兔子，在暗处，厚厚的大窗帘后头或者虚掩的门旁边，安静地停着，大睁着眼，一缕幽光打在那胖墩墩的身上。那是谁？几米不说。

几米画画不用电脑，用笔。在《地下铁》《月亮忘记了》《幸运儿》《照相簿子》里头，那些温柔动人，细致可爱的画和淳朴天真的文字，叫人爱不释手。你看那大鸟和兔子毛茸茸的身子、细密的树枝和草叶，厚重的麻布窗帘和西装料子的纹路，交织纵横，每条都不一样，不是电脑COPY出来的。问他为什么，说喜欢。他喜欢的本来就是画画嘛。绘本在大陆这么火，不在他的预想中。赚了好多版税，有商业头脑的人都说，成立工作室吧，以后不用自己画了。

也难怪，他们看见的只是画画的累，不知道其中的大乐趣。市场化管理是需要的，可要是几米绘本像雕牌洗衣粉那样，成排成行成系列地摆在书店的架子上，我以为，相当可疑。那个时候，比之画画，几米大概更喜欢别的什么了。都说上帝是公平的。假如真有上帝，他定是明察秋毫。帮我打扫卫生的小刘是东北人，她最好说的一句话是：我给你把这沓晃胡同儿整整。上帝看得清每个人心里的晃晃胡同儿。所以，自讨苦吃的人所得的大乐趣，也是聪明人永远得不到的。

迎面一块巨石，上书两个红色大字“壮观”，是李白手书。明

代王世贞评颜真卿的《竹山堂连句帖》，说此帖“道劲雄逸而时吐媚姿，真蚕头鼠尾得意笔”。用来评李白这两个字也合适。“壮”字多了一个点，是泪水抑或汗水，不得而知。字像是才涂了漆，红得簇新，失了古意。整旧如新对于古迹真不是好事。

崖壁上的古寺，由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，看上去真玄。女子站住，有说道。

“咱们看一下这里的山势了，像个啥？像不像一口挂起来的大锅？你看，中间凹进去了，悬空寺正好在锅底上了。咱这个地方风大，在锅底的窝窝里，大风就吹不到悬空寺了。另外，寺院前面的山峰挡了太阳，起了防晒的作用了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每天也只有三个小时阳光照射时间了。有了这样的防风防晒，悬空寺才能经过千多年的风雨，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今天了。”

缀了尾巴，她的话像唱歌。

上楼。女子身手矫健，上下陡峭的楼梯，如履平地，还一边说，那些棍子啊，是古人作的秀，吓唬人的。其实悬空寺靠的是底部梁柱的支撑，梁柱的三分之二都在岩石里头呢。只有人多的时候，棍子才起作用，支撑那梁。这些棍子风一吹就晃，不信你动动。

就动动，果真晃。这一晃，就觉得脚下也晃，觉得不是这寺悬空，而是自个儿的身子悬空了。

照女子的说法，古人雅兴真大，崖上挂个楼已经难得可以，还有心情作秀，弄些棍子来逗人？其实那是一石二鸟，有用是有用的，只不过心理学上的用处比建筑学上的用处略大些罢了。

山门。真小，真美。就想起好多小而美的东西，比如米粒微雕、

拇指姑娘……

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“如鸟斯革，如翬（音辉）斯飞”，琉璃瓦黄蓝相间，光灿晶莹，像鸟儿斑斓的羽毛……

仰望。山门右上方的亭子露台似的，曲榭围栏，有人凭栏远眺。是个老外。

想等他走了拍照。他却久久不去。

再仰望，他还在那儿。距离远，看不清表情，但辨得出，是个动了情的人，不然一动不动，站这么久干吗？就想起“独自莫凭栏”的句子。用在这个金发所剩不多的洋朋友身上，或许合适？

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（唐，李煜《浪淘沙》）

想他漂洋过海，由遥远的美洲、欧洲或澳洲到得中国这座大山的窝窝里头，登上这人间奇迹般的楼台，一定恍若身在天堂，不知今夕何夕了。

唉，独自莫凭栏吧。

他到底不走，我等不及了，只好连他一起放进我的镜头。

门上檐上的木雕精美极了，五彩的屋檐真好看。

说是国内仅存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寺庙。果然，大雄宝殿里有三位，中间释迦牟尼，左边老子，右边孔子。这怕是世界上最小的大雄宝殿了，只一窄条。却讲究，佛像香炉烛火，样样儿不少。

在四佛殿里，惊得张了嘴——除了释迦、弥勒和未来佛，你道那第四佛是哪个？

是关羽。

北魏是鲜卑人的王朝，他们将汉文化为我所用，儒、释、道，加上忠义楷模关羽，哪个有用使哪个，真正是“管它黑猫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。不过北魏从始祖道武帝开始，是对佛教极为崇拜的。道武帝专设了管理全国宗教事务的官，叫“道人统”，第一任是法果和尚。法果当了官，还得修行，就在武周山下找个岩洞，扩凿一番，成了云冈石窟的发源地，就是现在的云冈石窟第三窟。

说北魏人实用，不是虚的。今春多走了些寺院，每到一处，都要专门去看看韦驮。所谓一拜菩萨，二拜韦驮。韦驮是个握剑的金刚，在进门处佛龕的背面站着。他手里的剑一是为了保卫菩萨，二是给云游僧人看的。寺院的规矩，韦驮的剑立握，就是此处只供斋饭不留宿；横握，就是可以留宿。悬空寺没有韦驮，而是实心实意的，备了一铺炕。

在纯阳宫，占了小半间屋，炕上铺了草席。女子说：是给云游和尚歇脚的地方了。

徐霞客说：“而僧寮位置适序，凡客坐禅龕，明窗暖榻，寻丈之间，肃然中雅。”二十四个字，把客堂禅龕的状况说得确确实实，有声有色。今天的榻，肯定没有了当年的暖，因为没人来睡了。

忽然想：如今这屋子，寻丈之间，就是徐霞客几百年前到过的；这香烟熏染的气味，也是他闻过的；还有李白呢，此刻脚下的地板莫不是他踩过的？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。

我一向不喜欢崇拜。大学时候在日语系，女同学大多崇拜日本男影星或歌手。80年代风靡日本和东南亚的，比如高仓健、三浦友和、近藤真彦、神田俊郎，都是



悬空寺外景

我们系女生的偶像。

我喜欢一个三人歌唱组合，叫“Off Course”，直译是脱离轨道的意思。他们自己作词配曲演唱，主创叫小田和正，我特别喜欢小田的声音，很像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童自荣。小田的歌符合我那会儿的心境和审美，感伤而激越。

就抱个砖头录音机，一天到晚地听，还把他的照片从杂志上剪下来，配个塑料框框，很讲究地挂在宿舍床头。同屋的人就笑，说她爱上小田和正了。其中一个跟我住对床的看得最真，对这无望的单相思格外同情，她说，唉，他要是来中国就好了，那你一定得去见见他。我正看书，头不抬，说见他干吗？她说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说干吗喜欢就非见？她又说，哎，听说小田有女朋友了。你恨他吧？我放下书，抬手，抓一个枕头扔过去。她抱着头嘎嘎笑，总算安静了。

我以为，喜欢一个人是需要距离的。梦想之所以好，就因为你永远也见不着它，它才老是在

那儿。

不过，今天若是得见徐霞客，我是愿意的。我以为我们会一见如故，不必说什么，英语里有个词叫Chemistry，原意是化学，在口语里用来说“性情”，说这两个人Chemistry不对，就是怎么也合不来的意思。跟徐霞客，我以为，我们的Chemistry是对的。

走栈道，地板吱嘎嘎响，余光瞥见身下壁立千尺，不由心颤脚软，手心渗出冷汗。女子身轻如燕，回过身来，朝我伸出柳枝儿似的胳膊。人说杨柳细腰，这女子整个人一棵嫩柳似的，脚上可稳健，上上下下，大气不喘。这会儿她倚栏杆站定了，说话。

“咱们上到这儿了，您要问了，古时候人为啥把个寺院建在千尺峭壁上头呢？原来啊，从前这里是南去五台，北往大同的交通要道，悬空寺建在这儿，可以方便来往的信徒进香了。另外呢，夏季浑河常发洪水了，河水泛滥了，人们就以为有金龙作怪，要修浮屠镇住金龙了。咱们知道，浮屠就是佛塔了。悬崖峭壁上，修塔不

成，就悬空修了这座寺院了。”

这会儿，我对于那些缀在句子后头的小尾巴，已经相当习惯了。而她，却要走了，说，下一个是千手观音殿了，您要看得自己过去，我的导游就到这儿了。

没路。攀上巨石，跨过石隙，千手观音殿小得只够站一个人。脸对脸跟观音站了，心里没别的，只觉不可思议。

巨石给人攀得多了，滑得不行，下去的时候尤其吃劲。柳条儿似的胳膊伸过来，是她。

接住了我，她笑笑，说那我走了。

她刚一直站这儿等我的？这会儿我觉得，那些“路过浑源州回家把妻休”的男人或许有些道理——女人好，肯定不光在长相。

2

由浑源往应县去，目标应县木塔。是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，辽代始建，是公元1056年，金代完成，是1191年，用了135年，算算，距今900多年了，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。其间全部榫卯结构，没一根铁钉，堪称罕有。

徐霞客在《游恒山日记》里写：“十一日，风翳净尽，澄碧如洗。”

往应县去，一路上正是这样的天气。应县在浑源南不远。公路依山而行，左边是崖壁，右边碧野万顷，山峦绵延，奔腾起伏。有一说——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说山是凝固的海，我以为也通。

歌里唱：“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。”说的不正是这地方？从前只以为山西穷，所谓穷乡僻壤，想象的是满目凋敝。到过平遥古城，有趣，并不觉可爱，今天得在太行和吕梁之间走一回，

晴空丽日,青山逶迤,庄稼茁壮,算知道了山西的好。

人说山西好风光
地肥水美五谷香
左手一指太行山
右手一指是吕梁
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
你看那汾河的水呀
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
……
——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

这首歌,最妙处就是那“望上一望”四个字,郭兰英唱得好气韵,嘹亮豪迈透着心的爽朗,想她大概是这一带人氏,或者至少到过这里,站在那高处望过的,否则唱不出那个劲儿来。所以唱歌,不光在嗓子,还得有心意。心意朴实,再有些妩媚,怎不引人喜欢?她的效仿者多,且不说嗓子好歹,往往故作柔媚,失了朴实,意蕴全无。

徐霞客又说:“一里转北,山皆煤炭,不深凿即可得。”

路边山上果然裸出一片片煤坡,幽然发光。林间,翻斗车由铁轨上咣当当地来了,是运煤车无疑。

《游恒山日记》里多处提到山涧溪流奔泉,却没怎么见,想必是几条大河水位下降的缘故。

说话间到了应县,人颇困乏,一路瞌睡。起身四顾,竟然置身在闹市里头了。

好不热闹的一条街!店铺密,人也稠,可谓行人如织。铺子前头总坐了人,一个,或三五个;木塔牌楼前的石阶两旁,也坐了人。并不干什么,闲坐着,看街景。

木塔在佛宫寺里头,塔高 67

米,层与层之间,用木结构的斗拱相连,斗拱纵横交错,参差有致,互相制约,默然契合。塔上一共有 54 种斗拱,每种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,在每一层形成八边形中空结构层。从前总以为玲珑剔透说的是小物件,大不过皇宫里的屏风啊雕刻什么的,眼见这庞然大物,巍然矗立,不说玲珑剔透,竟没有其他的词了。这种纯粹的木结构建筑不仅在中国罕有,在世界建筑史上亦极为罕见。

塔建在四米高台上,平面八角形状,五层六檐,回廊围曲,塔座、塔身、塔檐重叠而上,底层的重檐处理加强了全塔的稳定感,高而不危,清峻稳重。高大和玲珑是两个极端,放在它身上却合适。形容人,说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,也是两个极端在一个人身上的表现。人若能那样,便非凡庸之辈,跟这塔一样,举世罕见。

由牌楼到寺院之间店铺林立,热闹得有点喧宾夺主。但见牌楼横匾上四个字:千仞玲珑。

明代《应州志》说木塔:“木塔玲珑,即寺观志释迦塔也。建自辽时,巨木为之,约高千仞,上下玲珑,远瞻百里。”

上得层楼,极目远眺,正是日落时分,满目辉煌,不由得想起一篇文章,题曰《落日的辉煌》。该文首发 2000 年 6 月 19 日,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,后被《人民日报》等几十家报刊转载,在政界、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,在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很不寻常。

文章说的是“康乾盛世”之后,中国社会骤然下跌,到近代,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的历史原因,对 21 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,做了极有见地的思考。我特别喜欢最后一章《长夜无歌》



悬空寺山门

里的两段:

清廷自恃“天朝物产丰富,无所不有”而拒绝开放,拒斥变革,其结果烈火烹油,夕阳西下,100 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。极端的闭关,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。

……

落日虽然辉煌,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。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,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,最要紧的,是获得一份警醒、一份自觉: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、大发展、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,对我们的国情、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,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,走向世界。

“落日虽然辉煌,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。”深刻的思想由好的语言来表达,就像插上了翅膀,更能深入人心,所以说文章乃千古事,读读流传下来的政论文,司马迁、韩愈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柳宗元的文章,都是如此。

视野中的一切都在夕阳的红光里,满眼金红,远处一条流水蜿蜒如银……

回来查资料,里头说:站在释迦塔上,凭栏远眺,恒岳如屏,桑干似带……

那条蜿蜒如银的流水竟是桑干河吗?



远望悬空寺

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50年代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。书我没读过，却读过丁玲关于它的一段话，说告白，也合适。有感触，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人，放下是非功过不说，说起话来，总比现在的人单纯好多。她说：

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是我以农民、农村斗争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。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，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。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，共同战斗过，我爱这群人，爱这段生活，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，留给读我的书的人。……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，遇见过比张裕民、程仁更进步的人，更了不得的人；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，在斗争初期，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；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，成为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。”

你看，她首先承认自己对人物所知不够——这对一个作家是致命的呀！然后说她相信人最终可以成为崇高而完美无缺的，实在傻气又可爱！丁玲要是活着，会不会还这么想呢？

桑干河宛如银带，静静流淌，面对俗世间的功过荣辱，视而不见，它有它的事要做。

桑干河是海河的重要支流，主流恢河发源于管涔山，就是恒山的发脉处，它流过朔县、山阴、应县、怀仁、大同到阳高县，入河北，在宣化附近折向东南，入华北平原，再由北京南部流向天津，入海河，最后流进渤海。盛水时节，桑干河奔腾而来，泥沙俱下，河道总是随清随淤，洪灾不断。海河水利工程修成之后，桑干河的洪水才得到了疏解。

一条不安分的河。它要做的事，就是奔腾入海。

木塔的主像大佛胸口上有一块伤，是1966年给红卫兵砸的。这一砸，发现了木塔的两宗宝贝，正藏在大佛的胸口里。那伤，却再难修复了。

宝物是佛牙舍利和木塔七珍。

佛教里，塔叫浮屠，是存放高僧大德的遗骨所在。几乎所有的寺院，都是先为舍利建塔，然后建寺院。应县释迦塔里的佛牙，看了觉得吃惊。实物没有展览，在寺院西南角的藏宝库里。据说，拿到北京展览过的。

对待宝贝，素来有两种态度：一是逢人便说，所谓如数家珍；一是三缄其口。后者不利于宣传，就是今人好说的弘扬，对于好奇心的调动，却更有利——越是不说，越是惹人想看；越是看不见实物，越是要把照片好生端详了来。

一大块一大块方柱形黄玉一般，缝隙里嵌满晶莹的珠子……

先想：真是佛牙吗？

佛经上说，佛祖宝相，有“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”。关于“佛牙”，说到了“三相”和“二好”。是“四十齿相”，“诸齿齐密相”和“牙呈油浸白黄相”；“二好”是“齿方整鲜亮”，“牙长光洁”。

又说释迦是丈六之身。有人算了,说比现在人高出4.5倍,佛牙长度在六到八公分之间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迦湿弥罗国》记载玄奘法师在印度朝拜过佛牙——长三寸、油浸鲜亮、熠熠生辉。说佛陀的灵牙,会在牙根牙槽牙身上生长出细粒的舍利子来,就是我看见的晶莹的珠子。

有一说,应县的两颗佛牙舍利,是南本《大般涅槃经》中记载的捷疾罗刹隐身盗取的那一双佛牙。

佛经上说,佛陀圣物是“上应天道,下应群萌,实为应地”。“天道、群萌”说的是天上神祇、地上众生,佛陀遗骨显现之地,就是“应地”。所以,有一说,应县古称“应州”,由来当此无二。台湾的慧礼法师说到佛塔的建立,他说:“建塔之前,必先有登地大菩萨应现于世,以种种方便,呼引众生,始能建塔。”

就是说应县此地,本应是佛陀圣物所在,没有圣物,也会有捷疾罗刹盗来,从而“呼引众生”。这就是所谓缘分,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遇见什么,是非常难解的事。

佛牙舍利和木塔七珍,有荣宝斋徐之谦楷书写就的证书为证。

木塔的设计图纸也在“文革”时候给人从塔顶搜出来,当“毒草”烧了,所以现在的木塔只能维持,没法修缮,因为它的榫卯结构精密复杂,动一发牵全身,没有图纸,中外建筑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二层有两扇门至今歪着,站在塔下仰望,也看得出,说是当年日本人的炸弹所为。

塔里的彩塑佛像,都是辽金时候的原塑原彩,真好看,只是多有毁坏。塔的第五层有菩萨群像,

质感好,体态自然,所谓活灵活现是也,近观远看总相宜,不由得赞叹辽金造像技艺的高超。木塔经历过七次地震,最厉害的一次在元顺帝时候,连续震了七天,而塔身岿然不动,被世人叹为罕有。

成群的小鸟围着塔飞,小脑袋肉身子,棕色的短翅膀奋力扑打着,吱吱地细叫。问什么鸟,答曰麻燕,专在木头缝里安家的鸟。那样热闹,不知忙着做什么,总归是觅食喂崽之类的家务事吧。动物不搞形而上的事,它们一切为了生存,除了天鹅——结伴的一对雌雄,一只死了,另一只永不再求偶。不见得值得提倡,但值得肃然起敬。我们常常说本能。本能是什么呢?比如欲望,比如利己。人是万物灵长,却并非所有人。但作为灵长的人,是有的,就是心灵纯净,有精神世界的人。线装书局版的《中国传世书法》,书印得好,评注也写得好,不知出自哪位高人,其中多用“朴诚”二字。朴诚,说笔意,更可说为人。字如其人不可一概而论,但大多可行。为人朴诚,笨一点,不仅不是坏事,其实难得呢。

两个人在我前头走。夕阳的红光把他们的轮廓勾成金红。男的,外国人;女的,中国人。女的戴眼镜,朴素,不论衣裳还是脸;男的——呀——莫不是在悬空寺独自凭栏的那一位?原来他也走这一路?

女的一直说话,只言片语飘来,是相当生硬的英文;男的却表情温柔,听得怪享受呢。原来他并非独自,那凭栏的伤感也就是我自说自话的想象了。两情相悦,是好事,不可多得。看见了,也替人

家觉得好。

出来,已是黄昏,街上好不热闹。这一条街不过一里地,铺子都集中在木塔前头。车子停在街上,并没人来管。大家于是各自散去,遛遛。

街上有烟铺、土产铺,最多的是照相馆。不过百米的距离,就有五家,“99数码影楼”,“金城数码彩照”,“情缘影楼”,“婚纱艺术照”,更有著名的“薇薇新娘婚纱影楼”,门前有牌,上写“一寸二寸快照,出租婚纱”。看人家,婚纱要拍,小买卖也不放过,哪像北京的“薇薇新娘”,一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气派,搞得人紧张,无论是不是皇帝他闺女,进去之前,都得先调整出个“范儿”来,否则怕给店里人小瞧了。山西人会做买卖,所谓和气生财不是吗?

不是新娘,还是别进“薇薇新娘”,一扭身,看见“情缘影楼”。进去。

原是想跟在黄姚似的,拍照留念。知道自己这会儿面貌疲惫,进门就捱摸镜子。

是敞开式店堂,没柜台,没镜子,却有个书桌。一闺女穿奶黄套装,领口那儿坠一只大蝴蝶结,黑的。她端坐桌前,全神贯注地看电脑。

当屋站了一忽儿,没见人家抬头。试探着问:这儿……照相吗?

人家柳眉微蹙——眼不离屏幕——许是电脑遇着麻烦了——下颏微颌。

那,拍艺术照吗?

这话本就问得心虚。折腾一天了,衣裳皱头发乱,脸上一点薄粉底早给汗冲没了,这形象拍艺术照,真怕摄影师会失去创造欲望。



岱海的奶牛

闺女没动，眼没抬，朱唇微启，给了三个字：指定的。

料定我不懂，挑起不拿鼠标的那只手，朝外头指。

什么？

落地玻璃窗上印着巴掌大的字呢：指定点，证件照结婚照驾驶照户口照。

人家没说拍艺术照嘛。

退出来，觉得没面子，想撞进旁边的烟铺里去，赶紧消失得了。又想想，谁看见呢？旁边传来问话，语调可亲——问：照相啊？

回头看，是“婚纱艺术照”门前的大哥，坐在板凳上，朝我笑呢。

照啊，我说，你那儿有镜子吗？

有呢！他拍着大腿往起站，笑得更爽些说：来嘛！

临行。回首。木塔巍然，千仞玲珑隐入沉沉暮色。

1934年，梁思成到应县木塔，给林徽因写信说：“塔身之大，实在惊人。每面三开间，八面完全同样。我的第一感触，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，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！”

那时，林徽因正在云冈石窟。

3

我不能形容云冈石窟的伟大和美丽。那些巨大的佛像，该用哪个人称来称呼呢？她或他，但肯定不是它。他们都有生命，端庄美丽博大安宁。忽然懂了“静生慧”的含义。一个人心里不安静，是内心软弱的表现。软弱来自无知，不知道会怎样，害怕会怎样，是无从应对的恐惧。

现在，我安静地坐在第20窟大佛前的木椅上，身后是高大的

珍珠梅树。花开得旺，有点盛极见衰的意思。珍珠梅在北京是灌木，到这儿成了几丈高的大树。花香隐隐来。

他高13.7米，高肉髻，面形丰瘦适宜，颧骨不高，鼻筋隆起，眉眼细长，薄唇上有八字胡须。

第20窟主佛像，云冈石窟的代表作，几乎所有关于云冈石窟的资料上都印着他的形象。

不近距离地看过，你无法想象他的美和力量。有人说，仔细观察大佛面容，能从不同角度看出佛的诸多品格，比如慈悲、庄严、普救、入定、欢喜、应化、持世等等。

我看到的，最是他的安宁。我以为，其他诸品格都在这个安宁之后。

一个巨大的安宁，这么有力量，望一眼，立刻被吸引住，不能离开。然后他开始照耀你，温和地，缓慢地，不可抗拒地，进入灵魂。

他原名中央毗卢遮那佛。“毗卢遮那”正是光明普照或大日之意，所以他还有个名字叫大日如来，是佛国“莲华藏世界”的教主。

因为窟顶坍塌，他已全身立在窟外。武周山干爽的阳光照耀着他，翠蓝的天空就在眼前，叫他越发栩栩如生，精神蓬勃。

云冈石窟在艺术上继承敦煌石窟的传统，看上去却比敦煌石窟更叫人震撼，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光线。洞窟不如敦煌的幽深，却大，有光进来，这样的光线可能不利于雕塑的保存，但对于观者，实在是好——那融合了中国、印度和希腊造像技艺的绝伦之美，因为光，而神采焕发了。敦煌的石窟都小，像第130窟那样的“大佛”也憋屈在一个小洞窟里，黧黑幽深，



悬空寺外景



窟顶上的壁画,要手电才得见。

光,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它在瞬间改变一切。人心里有了光,眼里的世界都不一样了。有一种药叫“百忧解”,治抑郁症的,吃了,世界立即变得可爱,心中抑郁一扫而光。那是给人心里的光,不过,是假的。我有个姐妹,女强人,很厉害,抑郁了也不承认,医生开了“百忧解”,她不吃,说是毒药。

她说得不错,是药三分毒,类似这种“心理阳光”的药还很容易成瘾。那怎么办呢?我们不怕身体受苦,怕心里受苦。谁能救我们?人这一辈子,其实就是在找这个答案——救赎,是永恒的主题。谁救得了谁?

也许,答案并不远。

云冈石窟建在北魏时代,大约1600年前。

北魏,鲜卑人的王朝,4世纪建国,开国皇帝道武帝,他有个怪名字,叫拓跋珪(guī),《大唐内典录》记载他“生知信佛,兴建大寺,恒安郊西大谷西壁,皆凿为窟,高十余丈,东西三十里,栉比相连,其数众矣”。说的就是云冈石窟。

北魏,公元386年到534年,148年的王朝,建都平城,就是今天的大同,拓跋珪在这里称帝。悬空寺也建在北魏,比云冈石窟晚一百多年,是北魏后期的事。

北魏的君主知道自己的短处,崇拜汉文明,悬空寺不光三教合一,还连关羽一并用上。凿云冈石窟,宣扬佛教,同样为王权。云冈石窟的造像要求是,每个佛像都象征一位帝王,所谓“令如帝身”,“佛帝合一”。于是就有了“太祖以下五帝造丈六金像”的说法,谁造多大的像,镶什么样的金怎么个镶法,造好了放在哪儿,都有说法

的,是按身份等级和跟当政帝王的亲疏排的,里头诸多故事,是宫廷政治斗争的缩影。所以,有人说,云冈石窟是一卷北魏王朝的断代史。

可是,我宁愿他们不是帝王。《国际歌》里最伟大的两句是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”,我们从小唱,这个观念已入骨髓。

不过,北魏的帝王还是了不起,他们把要宣扬的主义用最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。政权过去了,纷争消散了,留下了美,那个美之大,超越了时代和历史,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宝藏。这个王朝,因此被后人铭记。

关于云冈石窟开凿的确切年代,说法不一,有一说是始于开国的道武帝,天兴年,又一说是文成帝和平年,两个说法,一差就是六十二年,中间还隔着太武帝灭佛的事。

太武帝启用汉人儒生辅佐政治,儒家思想讲究华夷之分,就是瞧不起汉文化之外的少数民族,把人家都叫夷。太武帝跟他的汉人幕僚一样,把西来的佛教僧人叫“乞胡”。可 he 自己是鲜卑人,怎么说呢?有说法。他说拓跋氏原本出身中原,后来迁居漠北,跟汉祖先本就同根同源。

北魏前期佛教大兴旺,寺院多,僧人多,僧人不直接生产劳动,还享受免税免役,是肥差,好多人都愿意当。社会人口大量转为寺院人口,干活的人少了,坐享其成的人多了,社会没法发展,是太武帝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太武帝不信佛,他是道教徒。道佛之间的矛盾,由来已久,再加上当时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,矛盾激化,此为二。于是,皇帝下令,



悬空寺客堂暖榻

灭佛。

导游不开心。他个儿不高,脸儿黑瘦;眼镜度数不低,黑框子;皮鞋用心擦过;白衬衣烫得平整,规规矩矩地系在裤子里。

从我们进来,他就唬着脸。导游费80元,比悬空寺贵不少。我问了一句,大概惹他不快了。他说我们都是文物专业的。是我的冒失,那就多请教吧。问这问那,他多沉吟,不言语,半晌,说不清楚。我思忖他是不愿意误导我。他按他的词儿说,对我的提问兴趣不大。

远处的大树真像希腊卫城的橄榄树,叶子细碎茂密,白绿的。橄榄树叶就是这么一种发白的绿。连这儿的阳光也跟希腊的差不多,热烈透亮,天空一碧如洗。我兴奋起来,问那是橄榄树吗?导游再次沉吟,好一会儿,说不清楚。他稳步朝前,然后回头说,现在我们来第12窟。

这是人间最华丽的墙壁!第12窟,有人起名“佛籁洞”,我猜是相对“天籁”而来。这是个以音乐舞蹈为主题的洞窟。

你看啊,满天满地都是穿彩衣的舞伎、乐伎、飞天,在屋顶在墙上在佛龕两旁在菩萨周围;乐伎每人执一乐器——说12窟共有乐器17种,47件——琵琶、排箫、唢呐、琴、箏、笛、笙、望、碰铃、细腰鼓……

最耀眼的是前室北壁。但见佛陀含笑,飞天起舞,伎乐弹奏,缤纷旖旎;飞天跟菩萨分层而列,伎乐和佛龕并列而排;你看那飞天衣带飘举,或飞升或疾落或环绕或陡转或飘浮或自在起舞,随手弹拨,信手散花;鼓乐齐鸣,琴

瑟合奏,缥缥缈缈,浩浩荡荡,直到窟顶。

这是北魏工匠心里的理想国吗?借由对佛国圣境的描绘说出来了——它辽阔、纯净、和谐而自由。谁说佛教只讲苦行?佛是大欢喜。有个说法,说这叫娱乐于佛——让佛也放松一下。佛,本就是教导我们心灵放松的那个人啊。

佛果真欢喜,在那个千年不语万年不行的永恒姿态里,微醉。

1600年后的今天,我们也醉了。

云冈共有5万尊雕像,2300多身飞天。这里的飞天裸上身,挂缨络,赤脚,北方人打扮;舞姬乐人操琴击鼓的舞姿,有明显的鲜卑民族风格。整个前室墙壁上,都是听众,满满的——一群被陶醉了的僧俗,不知是给他梵乐醉的,还是心灵解放的结果。人彻底放松,就是微醉,这个状态最适合创作。什么叫下笔如有神?嵇康赴刑场前,奏《广陵散》,信手弹来,有一说,那是神授的曲子,是上天给他的。

要死的人,彻底放松了,解放了的心灵接纳了神来之曲,而后驾鹤西去,那个视死如归,是真的。

那我们呢?谁来解放我们的心灵?谁给我们的世界以光明?

从来就没有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……

《六祖坛经》敦煌写本里有《四弘誓愿》这一节,说有人追问六祖惠能:

“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边誓愿断,法门无边誓愿学,无上佛道誓愿成。”

简单地说,这四大弘愿就是普度众生,了断烦恼,精进学法,终成佛道。

人家问:我有这么多誓愿,怎么实现啊?

惠能如是说。

他先叫善知识,这是对听者的尊称,就是“有学问的人”的意思。

他说:“善知识!‘众生无边誓愿度,’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识!心中众生,各于自身自性自度。……除却愚痴迷妄众生,各各自度。邪来正度,迷来悟度,愚来智度,恶来善度,烦恼来菩提度,如是度者,是名真度。”

他说不是惠能“度”,是你自己“度”,那才是真“度”。

“度”,就是解放。解放,靠谁都不行,只能靠自己——消除妄念,迷途知返,想通了,才是真解放。嵇康想通了,所以他风神萧散,视死如归。

出来,又经过入口处的仙人花。盆栽的,只开一朵,硕大,瓣分十片,蕊是粉扑扑的一簇,黄白的,由一支细茎顶出来;风来了,颤巍巍,像就要给吹散了,却并不散,只一直揪着人心。旁边一盆“倒挂金钟”,开得正旺,一个个小“钟”鼓胀着,比仙人花小多少倍,气色可不输它,也红,也艳,骄气着呢。花背后的灰砖墙,暗红门,门上头蓝底金字“大佛寺”三字,这个肃静衬那个娇红,两厢里相得益彰。

寺院里的花木总是特别美。北京的寺院我去过的,比如大觉寺的玉兰,法海寺的松柏,潭柘寺的柘树,广济寺的小玉兰……

花娇美,是引人思凡的东西。它的温暖灿烂明丽提醒你生命的美好,惹人心动。可是,佛说:船动帆动心不动。

今春去潭柘寺,柘树好,最动

人的却是二门口的白玉兰。

是晚春,花极盛,好像满树的白蝴蝶,告诉你什么叫绽放。风来了,花枝摇曳,蝴蝶欲飞,又叫你领会玉树临风的意味。

玉兰在大门进来的二门口。地上落一层花瓣,雪白的。花在树上颤,落下的花瓣儿贴着地皮儿,翩翩欲飞。没法形容当时的感受,非得说的话——心旌摇荡,也许合适。

当时就想,和尚为什么在院子里种这样的花呢?怎不种松树——那多肃穆?

他们偏不。

法海寺以石墙里钻出的松柏闻名,那些松柏非同一般,可调皮,不好好站着,一律从石墙里斜长出来,身姿婀娜,可爱多于肃穆。那天雨中游法海寺,雨停了,布谷鸟在洗过的树林里唱歌,真好听。

花木跟寺院,不可思议的结合,却在情理中。佛教导我们慈悲,慈悲就是爱一切生灵。爱,不是一句空话,它体现在生活点滴之中。

4

出了云冈,想看草原。内蒙古就在北边不远。朝北去。路标上出现蒙文,到凉城了,知道草原在即。

凉城属内蒙古中南,阴山南麓,长城脚下,在黄土高原的东北边沿上。今年的草好,因为雨水多。

这是我向往中的草原。广阔,碧绿,平静,起伏,像海。

说来来自尘土归于尘土,人对自然的向往与生俱来,其实,我们已经是被异化的人,像在笼子里长大的鸟儿,不知道天空是怎

么回事了,那个向往也就不十分真实。对于自然,更多的,我们想看见它温顺的样子,就像男人对女人的向往。

怒涛汹涌的海是可怕的。

多年前我在日本上学。我的老师田中重好当时在青森的弘前大学教书。他请我们几个中国来的学生去他那儿玩。青森跟吉林在同一纬度上。是冬天。我们从东京坐夜车到弘前。近黄昏,田中先生把我们带到海边。

迄今为止,那是我见过的最壮阔的海。北方的海。

海是深蓝的,激烈地动荡。风并不大,它却动荡得那么厉害,好像有谁在摇晃着它;浪峰一重又一重,冲向礁石,粉碎——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!夜来了,风大起来,浪更高了,愈来愈浓的夜色里,只看见雪白的浪头……

惊心动魄。

那样的海,你不会愿意长久地待在它身边,除非你心里跟它一样地翻滚。那年,我22岁。我由此明白了,我从前喜欢的海,是多么狭隘的概念,是我缺乏想象力的想象。

自然,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我们从多么逼仄的地方来啊——高层住宅楼像鸟笼一样,高一层价钱还贵一点,真有趣,因为视野好。视野,我们的视野是什么?灰蒙蒙的地平线。挡住视线的不是“巴掌山”(1),而是被污染的大气,那就是我们的无限。因为长久的束缚,鸟不会飞了,甚至不再想飞。假如有一天,鸟对飞翔无所谓了,世界会成什么样?

22岁的时候,我没想这么多。

在日本海边上的那个黄昏,我颤巍巍爬上岩石,以怒涛汹涌的大海做背景,留了一张影。然后

赶紧爬下来,心里是冒险之后的快感。我真可怜。彭加木(2)知道了,会鄙视地笑掉大牙。

歌里老是唱,草原啊,美丽的大草原。王洛宾歌里的草原温情而感伤,他的草原就是他的姑娘。

我们也向往,那样的草原,那样的姑娘……

可是,我还想知道,草原的真实。

辽阔的大草原上,茫茫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。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,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。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,但他已习以为常。他双眉紧锁,肤色黧黑,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,思想亲人,咀嚼艰难的生活。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、歉疚和内心的创痛,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,一言不发地,默默地走着。

……

这心绪不会被理睬或抚慰。天地之间,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。于是,人们变得粗犷强悍……

不过,灵性是真实存在的。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,已经悄然上升。它徘徊着,化成一种旋律,一种抒发不尽,描写不完,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,一种独特的灵性……

相信我: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。

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,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,冲撞着低巡的流云。在强烈扭曲的、疾飞向上的低哑呻吟的拍节上,新的一句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。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,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。那歌儿激越起来,它尽情地、肆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。(张承志《黑骏马》)



敖乐川



峭壁上的寺院

这是张承志笔下的草原。没有一个温情的字眼儿，却叫人想落泪。

这是草原的真实，也是生活的真实，严酷而美丽；一次又一次，我们被它抽打和伤害，可还是舍不得它的美丽。

没法子，我还是想说美丽，美丽的大草原啊——儿子和他的狗早已跳下车，迫不及待地投进了她的怀抱。我跟着他们，也跑。地面坑洼，完全没有远望的那种平坦。我站住，远望，看见羊群，在绿毯似的草地上，跟歌里唱的一样——好像那白云；牧羊人百无聊赖地溜达……

都知道女作家三毛爱上王洛宾的事。三毛在台湾，王洛宾在新疆。这两个人，一个东南，一个西北。

王洛宾婉拒。

三毛不是平凡女人，她一生浪迹天涯，走过很多地方。80年代，我是她热烈的崇拜者。大概十年以后吧，她自杀了。她曾经在一次演讲里，对年轻的学生们说：永远不要自杀，自杀是最没出息的事。我于是不解，一个鼓励别人的人却不能鼓励自己吗？那会儿我想，我是白白为她浪费了热情。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她不容易。一个人在世界上走，难免有走不下去的时候。

王洛宾没有自杀，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，他前妻的遗像一定跟他在一起。他活得比三毛明白。假如真实的他，是张承志笔下草原上歪骑着马的那个男人，那他心里的不羁和忧伤，岂是任何一个城市里长大的人所能理解的？聪慧如三毛，亦不能。

……我渐渐感到，那些过于

激昂和辽远的尾音，那此世难逢的感伤，那古朴的悲剧故事，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，都只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……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，复杂得多。就是它，世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，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。（张承志《黑骏马》）

张承志说的古歌，就是《钢嘎·哈拉》——《黑骏马》。

那个真正的灵魂——草原的灵魂，生命的真谛，我们永远也没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。

5

黄昏。岱海。凉城东边的湖，碧蓝如海。

原不知有这地方，见了路标，朋友说岱海不远了，去不去？我说去。他说那可能今晚回不到大同了。

极目之处，一脉淡蓝，不可不去。

循着路标走，海没了，却到了岱海景区入口处。平地起栅栏，要收费。

掉头。走另外的路。开车的朋友老辣，说不入虎口，也得虎子。

真就到了湖边。

夕阳的光像金子，浓、亮，却不晃眼，纯金的光把青草照成一棵棵的，由根到梢，碧绿，肩并着肩，随风倒去，直铺到海边。

一汪浅蓝，在远处，安静地卧着。蒙古人喜欢把湖叫海。

一匹白马来了，盛装，鞍子花红柳绿，头上挂红缨。老汉来了，拽住缰绳问，骑马吧？15块一个人。朋友说好，你把我们带进去，然后骑你的马。

他笑了，露出一颗银牙，其他的一律焦黄；菊花一朵在脸上绽开，

纹路刀刀深刻。

他走先。沿着草地的边儿,在蒙古包间穿行。蒙古包是旅馆。地面坑洼,车晃得厉害。走了十多分钟,他并不回头。朋友喊,你走的什么路?他回头,也喊,不知喊什么。

他终于站住,说到了,上马吧。

骑马朝岱海去,风从耳边过,湖光草色满眼。湖滨大约200米,去一趟,回一趟,算两趟,30块。朋友说,你这老汉坑人。他小眼睁大,大把地说话,银牙边上空个洞洞,露风。

牛群来了。十几头花牛,高一声低一声地打招呼。一匹小马,跑到我刚骑的白马身边,蹭它。老汉收了钱,瞧着小马咧开嘴。

小马是白马生的。金黄的短绒毛,黑眼圈,眼神害羞。我要摸它,它闪开;我不动,它就来。再想摸,又跑开,在纯金的阳光和碧绿的草地之间。

它不是动物,它是梦想,招引你,引得你疯了,就闪开。它就是人心里永远不会实现的美梦。

我不再去摸它——美梦实现了,就不再是美梦,我愿意保有这美梦。

一对情侣的车陷在草地中间。很多人帮忙往外推。小伙子已经光了膀子,还是一筹莫展。

这是湿地。草根下头汪汪着水。

难怪刚才让老汉带路呢。朋友已经加入了救车的行列,喊号子,还挥手,也光了膀子。

丰镇,凉城以南,大同以北。偶然撞到此地,全不在计划中。原想宿大同的,赶到夜里十点,路牌上出现丰镇。灯光在远处,依稀。

路上漆黑,不见第二辆车。朋友老辣,也犹豫了,不知去丰镇的路好走不?正拿捏不定,后头一辆重型的来了,超车,靠边缓缓停下。运煤的,司机下来方便,一手里,手机光贼亮。

我们停下,想问路。下车,抬头,呆住。

谁说夜是寂寞的?原来天上这么热闹!一个苍穹,缀满星星,大的小的,远的近的,明的暗的,真挤,简直没一点空隙!

先见北斗七星,又见银河,隔河,是千万年相望的牛郎织女。对我,他们从来只是传说。唉,我,多么可悲可怜的城里人。

“相忘于江湖”,是一种境界。我愿牛郎织女,相忘,而不相望。辛弃疾说:“闲愁最苦。”我以为那个“闲”并非悠闲的“闲”。那个“闲愁”,跟纳兰词相通,跟牛郎织女相似。

纳兰性德,又名纳兰容若,清代词人,出身显赫,其父明珠,是权倾朝野的康熙朝忠臣,人以“相国”荣称。纳兰性德博通经史,工书法,擅丹青,精骑射,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,后晋一等侍卫,常伴康熙出巡边塞。可是,他无意于权力,对官场生活极其厌倦。史书上说他,虽“身在高门广厦,常有山泽鱼鸟之思”。这是他人生的苦难之源。

纳兰的妻子卢氏,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,据说“生而婉娈,性本端庄”。她早逝,婚后三年,因产后寒疾亡故。这是纳兰的又一个终生之痛。他有《金缕曲》:

人比疏花还寂寞,任红蕖,落尽应难管。向梦里,闻低唤。

又有《亡妇忌日有感》:

好知他,年来苦乐,与谁相倚。

说的实在就是牛郎织女的苦楚。天上人间,假如不能相见,不如相忘了好些。

我喜欢纳兰的词,因为他情真切,还因为他在悲凄中见英武。一般论纳兰词,多说他词风清新隽秀、哀感顽艳,近南唐李后主。我倒觉得,纳兰词里有李煜所没有的英武和倔强。

……身世悠悠何足问,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,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,后身缘,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,君须记。(《金缕曲 赠梁汾》)

更有——

一帽征尘,留君不住从君去。片帆何处?……(《点绛唇 寄南海梁药亭》)

小时候,外婆把这两句写在月份牌上,被我看见,算头一次跟纳兰性德谒面,从此喜欢上。

纳兰性德30岁辞世。

王国维说:“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,以自然之舌言情,此初入中原,未染汉人习气,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来,一人而已。”

纳兰词在清代盛传,所谓“家家争唱《饮水词》,纳兰心事几人知”。

望星空,想起纳兰性德,想起外婆。他们都不在了。他们在星空里。

星空在。

有首古曲叫《忆故人》,说的正是我此时心情。

注1:现代京剧《海港》中江水英的唱词:“巴掌山挡住了你的双眼。”

注2:彭加木,当代探险家,1980年失踪于罗布泊。

2008年7月1日至3日游恒山

2008年10月6日 于北京完稿

责任编辑校 郭海燕